池北偶談/卷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四 ◄

池北偶談
卷十五

► 卷十六

文俶本草

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俶，字端容，妙於丹青，自畫《本草》一部，楚詞《九歌》、《天問》等皆有圖，曲臻其妙。江上女子周禧得其《本草》臨仿，亦入妙品。禧弟子姚，亦江陰人，美而艷，作畫得俶遺意。《癸辛雜識》云：「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，有出相彩畫《本草》一部，極奇。又於杭太廟前尹氏書肆，見彩畫《三輔黃圖》一部，極精妙。」此亦其類也。文點字與也，文肅公孫俶從侄也，畫有衡山家法，亦善花卉。汪編修〈琬〉贈之詩云：「君家道韞擅才華，愛寫徐熙沒骨花。曾向兒時窺指訣，筆端桃萼一枝斜。」

寒碧琴記

南昌王於一猷定作《寒碧琴記》云：「昔子瞻為登州司戶參軍，子由省之，攜琴遊大海。舟覆，琴墮海，後高麗人得之，獻其王。王知為蘇氏物也，藏之數百年。迨明崇禎間，高麗困於兵，請援。遣總兵某帥師救之。瀕行，贈以琴，琴遂復還中國。」按《東坡年譜》：「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，到郡才五日，即以禮部郎官召。作別登州舉人詩，有『五日匆匆守』之句。」公未嘗為司戶參軍，且到郡非久即召；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；崇禎間，亦未嘗遣師援高麗。於一好奇誕，每為人欺多此類。

國風圖

南宋馬和之侍郎常寫《毛詩》進禦，畫家稱其行筆飄逸，時人目為小吳生。又云善畫人物、佛像、山水，效吳裝，務去華藻，自成一家。高、孝兩朝深重其畫，每親書三百篇，令和之圖寫。戊申歲在京師，得其畫《檜風》羔裘、素冠、蓺楚、匪風四章，每幅書本詩於後，楷法殊妙，有御府圖書。

耿夫人詩

吾邑耿侍御省亭〈鳴世〉妻徐氏，都御史華平〈庭柏〉之母也，有賢行，能文章。兵後失其集，僅傳寄子詩云：「家內平安報爾知，田園歲入有餘資；絲毫不用南中物，好做清官答聖時。」有德之言，與撚脂弄粉者迥異。

朱文公書

益都高木王〈梓〉，予從女兄之夫，博雅君子也。常遺予晦翁墨跡一卷，詩云：「風雪集歲宴，掩關聊自休；今晨展遐眺，倚此寒幽巖〈顛倒一字〉。同雲暗空室，皓彩迷林丘；崩奔小澗歇，飛舞增綢繆。仰看鸞鶴翔，俯視江漢流；乾坤有奇變，頒洞驚兩眸。三酌不自溫，倚杖空冥搜；悲歌動華薄，璀燦忽滿裘。向來一杯酒，浩蕩千里遊；亦復有茲賞，微言寄清酬。解攜今幾許，光景逝不留；懷人眇山嶽，省己紛愆尤。對此奇絕境，一歡生百憂；茫然發孤詠，遠思誰能收？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，有懷南嶽舊遊，賦此呈擇之屬和，並寄敬夫兄。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，新安朱熹奉寄，時燈下走筆。」右詩蓋書寄南軒者。昔人謂先生字學曹公，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。卷首有柯敬仲題字，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〈彥功，元人，善詞曲者〉。

竹枝

昔人謂《竹枝》歌詞雖鄙俚，尚有三緯遺意。山谷聞人歌劉夢得《竹枝》，嘆曰：「此奔軼絕塵，不可追也。」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、虞伯生。他如「黃土作墻茅蓋屋，庭前一樹紫荊花。」「黃魚上得青松樹，阿儂始是棄郎時」等句，皆入妙。近見彭羨門〈孫遹〉《嶺南竹枝》深得古意，詩云：「木棉花上鷓鴣啼，木棉花下牽郎衣，欲行未行不忍別，落紅沒盡郎馬蹄。」「妾家溪口小回塘，茅屋藤扉蠣粉墻，記取榕陰最深處，閑時來過吃檳榔。」「半年水宿半山居，冬采香根夏采珠，珠好須從蚌中覓，香燒還仗博山壚。」又山陰徐緘《竹枝》云：「勾踐城南春水生，水中鬥鴨自呼名，伯勞飛遲燕

飛疾，郎入城時儂出城。」亦本色語也。

徐氏

廣陵徐氏女子〈元端〉，工填詞，有入李易安之室者。如「珠簾輕揭，憔悴憐黃葉。忽憶小亭人乍別，正是重陽時節。當初一段清秋，平分兩地離愁。試向西風寄問，知他還似儂不？起來慵向妝臺倚，亂綰淩雲髻。歸期曾說柳青時。鎮日懨懨、只是惱春遲！小園昨夜西風劣，笑落漫天雪。侍兒佯笑卷簾紗，卻道玉梅已放滿枝花。」「獨坐數歸期，花影重重日影低。無計徘徊思好句，支頤。除卻春愁沒個題。」「閑倚畫樓西，芳草青青失舊堤。猶記當時人去處，依依。紅杏花邊卓酒旗。」〈自註：「白詩：搖膝支頤學二郎。」〉「看西風吹起，滿庭碎葉。閉珠戶，獨坐還怯。窗外芭蕉點點，做盡淒切。禁不住芳心欲折。殘燈挑盡，隱隱半明半滅。羅衾只借香溫熱。今夜裏，這愁腸勝似離別。寬褪了裙兒幾折。」

婦人經濟

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《春秋》。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，名若璞，所著《臥月軒文集》，多經濟大篇，有西京氣格。常與婦女宴坐，則講究河漕、屯田、馬政、邊備諸大計。副笄中乃有此人，亦一奇也。

打球詩

《三朝北盟會編》載徽宗北狩至真定，金人高會擊球，請帝賦詩。詩曰：「錦裘駿馬曉棚分，一點星馳百騎奔；奪得頭籌須正過，休令綽撥入斜門。」《揮麈餘話》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，云：「歸問雪中誰詠絮，冥搜花底自巡檐。」佳句也。

黜朱梁紀年圖

長洲宋既庭〈實穎〉作《黜朱梁紀年圖論》，其義嚴正。略云：「王莽不得為新，安祿山不得為燕，全忠豈獨得為梁乎？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，有晉、岐、蜀、淮南四國，或為唐之臣子，或為唐之賜族，則唐實未嘗亡也。今黜朱梁紀年，而以晉、岐、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，始於天祐四年，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。亦《春秋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。圖考：唐昭宣光烈孝皇帝。〈甲子〉天祐元年。〈乙丑〉天祐二年。〈丙寅〉天祐

三年。〈丁卯〉天祐四年。夏四月，朱全忠僭稱皇帝，偽國號梁，偽年號開平，廢唐帝為濟陰王。淮南、四川移檄興復唐室。〈戊辰〉晉、岐、淮南稱天祐五年。春正月，晉王李克用卒，子存勗立。朱全忠弒昭宣帝。夏五月，晉王伐偽梁夾寨，破之。〈己巳〉晉、岐、淮南天祐六年。六月，偽梁劉知俊奔岐。岐遣劉知俊伐偽梁靈州，大敗梁人。〈庚午〉晉、岐、淮南天祐七年。偽梁遣兵襲鎮州，取深、冀。鎮、定推晉王為盟主，晉遣兵救之。〈辛未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八年。偽梁改號乾化。晉王伐偽梁軍於柏鄉，大破之。〈壬申〉晉、岐、吳天祐九年。春正月，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。二月，朱全忠救之，大敗而還。六月，朱全忠為子友圭所殺。〈癸酉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年。二月，朱友貞殺友圭而自立。〈甲戌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一年。〈乙女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二年。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。〈丙子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三年。〈丁丑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四年。〈戊寅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五年。〈己卯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六年。〈庚辰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七年。朱友貞改偽年號曰龍德。〈辛巳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八年。〈壬午〉晉、岐、吳天祐十九年。〈癸未〉晉、岐、吳天祐二十年。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，改元同光。冬十月，唐主入大梁，朱友貞自殺。唐毀偽梁宗廟，廢朱溫、朱友貞為庶人。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。〈甲申〉同光二年。

按：益都鐘尚書龍淵先生〈羽正〉作《正統論》，略云：「三代、漢、唐、宋，正統也。東周君、蜀漢昭烈帝、晉元帝、宋高宗，正而不統者也。秦始皇、晉武帝、隋文帝，統而不正者也。雖非正統，不可不以帝予之也，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。若夫王莽、曹丕、朱溫，義既不正，勢又不一，不得言正，又不得為統，而乃從而帝之，此司馬、歐陽之誤也。」

尤悔庵樂府

吳郡尤悔庵〈侗〉工樂府，嘗以「臨去秋波那一轉」公案，戲為八股文字，世祖見而喜之。其所撰樂府，亦流傳禁中，世祖屢稱其才。既而世廟升遐，尤一為永平推官，以細故罷去，歸吳中，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。所作《桃花源》、《黑白衛》二傳奇，尤為人膾炙。予嘗寄詩云：「南苑西風禦水流，殿前無復按梁州；淒涼法曲人間遍，誰付當年菊部頭？」「猿臂丁年出塞行，灞陵醉尉莫相輕；旗亭被酒何入識，射虎將軍右北平。」尤為泣下。康熙己未，尤以召試入翰林，為檢討〈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制義七篇，亦極遊戲之致〉。

孫樵論史

孫樵云：「史家紀職官、山川、地理、禮樂、衣服，宜直書一時制度，使後人知某時如此，某時如彼。不當以禿屑淺俗，則取前代名品，以就簡絕。」此病在唐人已有之，近日錢牧齋、艾千子訾謷滄溟、弇州本此，非創論也。

小樂府

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，嘗云：「七言絕句體人易到，吾門章木能之。古樂府不易到，吾門張憲能之。至小樂府，二三子不能，惟吾能之耳。」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〈枝蔚〉數章，頗奇，略記於此：「蕭儼向舒州，君王怒未休。樓高苦無井，不及景陽樓。」又「置酒宣華苑，嘉王好酒悲。韓昭方用事，涕淚莫輕垂。」

史筆

陳同甫作《忠臣傳》，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。孫可之作《西齋錄》，發凡起例，大義凜然。惜其書不傳於後世，是古今一大缺陷事。

詩地相肖

範仲閻〈丈光〉在金陵，嘗云：「鐘聲獨宜著蘇州」，用唐人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；如雲「聚寶門外報恩寺」，豈非笑柄？予與陳伯璣〈允衡〉論此，因舉古今人詩句，如「流將春夢過杭州」，「滿天梅雨是蘇州」，「二分無賴是揚州」，「白日淡幽州」，「黃雲畫角見并州」，「淡煙喬木隔綿州」，「曠野見秦州」，「風聲壯岳州」，風味各肖其地，使易地即不宜，若雲「白日淡蘇州」，或云「流將春夢過幽州」，不堪絕倒耶？

記觀宋荔裳畫

庚戌七月，予寓公路浦，萊陽宋荔裳〈琬〉北上過予，所攜名畫甚夥，因得縱觀。最奇者為郭河陽《枯木》、劉松年《羅漢》〈上有禦府圖書、皇妹圖書各一〉、趙松雪《百馬圖》、黃子久《浮嵐暖翠圖》、文征仲《松泉高士圖》。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《維摩不二圖》一卷，甚奇妙，楷法類趙承旨，自記云：「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，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內，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，臨金馬雲卿畫

《維摩不二圖》草本。」又云：「至大戊申二月，仁宗皇帝在春宮，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繭紙畫《維摩不二圖》，俾臣某臨於東絹，更敘說『不二』之因。某謹按：釋典有雲〈維摩詰所說經〉，故唐僧皎然詩云：『禪女來相試，將花欲染衣。禪心定不起，還捧舊花歸。』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：『結習漸消留不住，卻須還與散花天。』又云：『毗耶居士談空處，結習已空花不墜。試教天女禦鉛華，千偈瀾翻無一語。』又云：『要令臥疾致文殊。』又臂痛謁告詩云：『小閣低窗晏臥溫，了然非嘿亦非言。維摩未病吾真病，誰識東坡不二門。』又維摩塑像詩云：『當其在時或問法，俯首無言心自知。』杜工部題顧愷之畫維摩像云：『虎頭金粟影，神妙獨難忘。』又東坡題石恪畫維摩云：『試觀石子一處士，麻鞋破帽露兩肘；能使筆端出維摩，神通又過維摩詰。』某詳觀馬雲卿所作《維摩不二圖》，筆意超絕，似亦悟入不二門，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？某當時奉命臨摹，更為修飾潤色之。圖成，並書其概略進呈，因得摹本珍藏，暇日展玩以自娛也。東嘉王振鵬。」又丁南羽畫師利像，亦奇。按《元史》以功臣木華黎、赤老溫、博爾忽、博爾術四族，世領怯薛之長。怯薛，猶言更番宿衛也。

皇甫湜評韓文

韓吏部文章，至宋始大顯。其在當時，皇甫湜號為知公者，然其《諭業》一篇，備論諸家之文，不過曰「韓吏部之文，如長江萬里，一道沖飂激浪，瀚流不滯；然而施之灌溉，或爽於用。」若有微詞。反不如李北海、賈常侍、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。若天不生歐公，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。按持正此文，出自袁昂書評，後世敖陶孫、王弇州諸家文評、詩評皆仿之。

朝鮮詩

鄒平張尚書華東公〈延登〉，刻朝鮮使臣金尚憲叔度《朝天錄》一卷，詩多佳句，略載於此。曉發平島云：「三秋海岸初賓雁，五夜天文一客星。」初至登州云：「南商北客簇沙頭，畫鷁青簾幾處舟。齊唱竹枝聯袂過，滿城明月似揚州。」蓬萊閣云：「橋石已從秦帝斷，星槎惟許漢臣通。」登州次吳秀才韻云：「淡雲輕雨小姑祠，菊秀蘭衰八月時。」水城夜景云：「五更殘月水城頭，詠史何人獨艤舟。不向東溟覓歸路，還依北斗望神州。」夜坐聞擊柝云：「擊柝復擊柝，夜長不得息。何人寒無衣，何卒饑不食？豈是親與愛，亦非相知識。自然同袍義，使我心肝惻。」九日云：「黃縣城邊落日，朱橋驛裏重陽。菊花依然笑客，鬢髮又度秋霜。」東方曼倩裏云：「夜開宣室儼珠旒，執戟郎官走綠韝。首鼠轅駒俱碌碌，漢庭綱紀一俳優。」早春云：「水際城邊野馬飛，漸聞

宮漏晝間稀。東風日日蘼蕪綠，塞北江南總憶歸。」「王灘流水繞江涯，江上松林是我家。昨夜夢尋烏石路，山前山後早梅花。」

勞山說

勞山，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。昆山顧寧人〈炎武〉序《勞山圖志》曰：「自田齊之末，有神仙之論，而秦皇、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，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，萬乘之駕常在東萊，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。山皆亂石嶢巖，下臨大海，逼仄難度，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。秦皇登之，是必萬人除道，百官扈從，千人擁挽而後上也。五穀不生，環山以外，土皆疏瘠，海濱斥鹵，僅有魚蛤，亦須其時。秦皇登之，必一郡供張，數縣儲疼，四民廢業，千里驛騷，而後上也。於是齊人苦之，而名曰勞山也。」楊太史〈觀光〉，《致知小語》曰：「山祖昆侖，起自西北，勞山居東南，為中國山盡處。行遠而勞，所以名也。」二說未知孰是？以理揆之，顧說為長〈顧近寄所著《日知錄》，內辯勞山三則，又與前說不同〉。

敬一主人詩

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禮，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，居沈陽，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。性淡泊，如枯禪老衲，好讀書，善彈琴，工詩畫，精曲理，樂與文士遊處。常見其仿雲林小幅，筆墨淡遠，擺脫畦逕，雖士大夫無以逾也。有《恭壽堂詩》一卷，頗多警策，今略錄數篇。

登醫無閭山觀音閣云：「平生愛丘壑，歷勝恣登眺。醫閭夙所期，茲焉愜懷抱。鳥道薄層雲，盤紆淩樹杪。系馬憩中林，拂石坐荒草。野衲候柴荊，朱顏發皓皓。問渠來何時？雲在此山老。修嶺逸驚鴻，斜陽急歸鳥。古洞駕長虹，細泉屢回繞。亭亭階下松，百尺參青昊。托根獲斯地，子落無人掃。逶迤度幾峰，下瞰群山小。曠然豁心目，頓覺離紛擾。再上白雲關，萬象咸可了。石門破蒼靄，返景墮空杳。煙霞情所鐘，登涉險亦好。大海面巖岫，波光動林表。自古遞相傳，其中有蓬島。安期與羨門，往事終緬邈。滉漾失端倪，氣色變昏曉。豈識天地心，物理費探討。冷然此遊豫，何用心悄悄？」戊申春日行次薊門登獨樂寺云：「春雨濕歸鞅，行色藉以沐。落日投薊門，遂寄禪宮宿。誰為初地功，高樓倚空築。梯雲歷層楹，聊縱千里目。回颸遞晚鐘，薄霧籠寒竹。芳草麗郊原，新林變川陸。豈意道路人，復此慰幽獨。臨風思近暌，倚檻恣遙矚。渤海杳潨沆，盤山亙紆曲。安期駐秦鑾，廣成降帝屋。聖哲既已往，陳跡遺巖谷。空同與滄溟，煙波

恒斷續。」宿向陽寺云：「聖朝存象法，古寺復聞鐘。花引山門路，雲開野殿松。高齋談靜理，遠嶼淡秋容。日暮還攜杖，月明林外峰。」贈正寓云：「老僧多逸興，五十學吟詩。意出煙霞外，情深搖落時。依巖營丈室，愛菊坐東籬。欲共探幽勝，邀君整杖藜。」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峰云：「七嶺行初盡，千巖宿霧開。路回青嶂側，寺入白雲隈。洞戶聞清籟，碑文暗綠苔。蓮花天際出，漸覺絕塵埃。」龍泉寺云：「梵宇起中天，重巖響碧泉。虛堂清曉露，幽壑靜鳴蟬。窗引螺峰翠，松含象嶺煙。空憐名勝地，塵世幾高眠。」宿香巖寺絕頂云：「雨霽空山夕，尋幽入杳冥。雲封千澗白，露濯萬峰青。飛鳥依檐宿，流泉伏枕聽。朦朧空翠裏，孤月自亭亭。」大安寺云：「萬仞盤危磴，千峰此獨尊。山光澄宿霧，海色上朝暾。野殿松杉古，殘碑文字存。悠然雲外想，何必問花源？」悼剩和尚云：「一葉流東土，花飛遼左山。同塵多自得，玩世去人間。古塔煙霞在，禪關水月閑。空悲留偈處，今日共躋攀。」贈禦院焦冥道士云：「蓬壺連魏闕，羽客侍金門。丘壑心寧遂，煙霞氣自存。談經清漏永，掃徑落花繁。西出函關叟，何曾返故園？」秋懷云：「終朝成兀坐，何處可招尋。極目遼天闊，幽懷秋水深。浮雲窺往事，皎月對閑心。興到一罇酒，沉酣據玉琴。」立秋云：「蕭蕭夜雨滿皇州，景物淒其大火流。懷抱不堪聞落葉。相思何處是南樓。關河朔氣催征雁，塞草西風勁紫騮。回首雲山忘歲月，一聲蟬噪又新秋。」秋懷寄耿駙馬云：「八月霜飛秋色深，郊原草木日蕭森。孤蹤漫憶懸遼海，萬騎還悲扈上林。曾記郵亭風雨夕，獨懷京國歲寒心。他時花滿西山麓，好對潺湲理玉琴。」丙午七夕立秋云：「寂寞天孫駐七襄，殷勤烏鵲駕河梁。相逢預恨離筵促，別後應知清漏長。玉露初含丹桂冷，金風時動碧羅香。宵殘歸路遲環佩，機杼經年罷晚妝。」丙午中秋云：「碧天如水夜初涼；三五蟾光滿帝鄉。何處笙歌侵曉漏，幾家砧杵急秋霜。仙臺深閉金莖露，月殿高懸桂子香。獨抱幽懷渾不寐，西風雁唳到虛堂。」虞山孫暘錄其詩傳之。

峋嶁音

峋嶁，音訓皆作去聲。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：「憶君楚澤佳風日，也上峋嶁九面山。」或以為誤。按常熟顧充仲達《字義總略》云：「峋嶁，一字三音：平聲鉤樓，上聲莒旅，去聲勾陋。」又按無可和尚《通雅》：「峋，共於、居侯、果羽、古後四切。嶁，龍朱、郎侯、隴醜、郎豆四切。」《史記》音苟樓，猶蘢葰，蘢葰可平可上也。又張謂《長沙土風碑》：「五嶺南指，三湘北流，鄰連滄浪，邊遙峋嶁。」亦平讀也。

集句

《夢溪筆談》亟稱王介甫集句「風定花猶落，鳥鳴山更幽」，以為上句靜中有動，下句動中有靜。且云：「公始為集句詩，有多至百韻者。」黃震曰：「荊公集句諸作，其巧其博，皆不可及。」近代頗有之，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匿莪，平生集句詩數千首，屬對精切，縱橫曲折，無不如意。偶舉一章，如贈鸚鵡長律云：「莫恨雕籠翠羽孤〈劉憲〉，主人情義自辛劬〈王初〉。人憐巧語情雖重〈白居易〉，鳥憶高飛意正殊〈李正平〉。三舍鄭牛徒識字〈李山甫〉，千年丁鶴任歌呼〈羅隱〉。多言應伴高吟客〈嚴郊〉，學語還稱問字徒〈崔璞〉。始覺琵琶弦鹵莽〈白居易〉，終憐吉了舌模糊〈孫繁〉。文章辯慧皆如此〈白居易〉，事業紛呶亦大都〈魏樸〉。歸去不煩詞客賦〈羅鄴〉，夢來還記隴頭無〈張謂〉。勸君不必分明語〈羅隱〉，且自三緘問世途〈胡曾〉。」格律寄托，兩詣妙境，奇作也。

退谷論經學

辛亥五月望後一日，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，先生教以讀書當通經，因言「元儒經學，非後人所及。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，各以山長主之，教子弟以通經學。經學既明，然後得入國學。即如吳淵潁、程普德輩，其集人多不知。明初，人猶多經學，皆元時遺逸，非後輩所及。」因出近日所撰《詩經集解》三十卷示予，意主小序，且言「生平學問以朱子為宗，獨於《毛詩》不然。」予問：呂氏《讀詩紀》、嚴氏《詩緝》如何？先生云：「呂氏集眾說，不甚成片段；嚴氏太巧，只似詩人伎倆，非解經身分。」又言：「《春秋程傳》，考事不盡憑三傳，亦不盡離三傳；取義不盡拘類例，亦不盡屏類例。朱子因此書不敢復註《春秋》，其推尊可謂至矣。然其時以黨禍方作，至桓公九年閣筆，未為完書。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，妄為補之，有成書矣。」又言：「古本《孝經》與今傳本迥別。」且言：「《五經翼》是十五年前所撰，不過集諸經序論耳，無當經學也。」時先生已七十有九，讀書日有程課，著述滿家，可謂耄而好學者矣。

孝經庶人章

《江行雜錄》載：「溫公先壟在鳴條山，山有餘慶寺。公一日省墓至寺中，有父老五六輩上謁，進脫粟飯。公享之既畢，前啟曰：『某等聞端明在縣日，與諸生講書，村人不及往聽，今幸為略說。』公即取紙筆書《庶人章》講之。既已，復前曰：『自《天子章》以下，各有《毛詩》兩句，此獨無，何也？』公默然少許，謝曰：『某生平慮不及此，當思所以奉答。』父老出語人曰：『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。』」昨見東郡耿君隱之〈道見〉云：「曾見古本《庶人章》，末引《詩》云：『晝爾於茅，宵爾索綯。』」

朱淑貞璇璣圖記

辛亥冬，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《璇璣圖》一卷，字法妍嫵。有記云：「若蘭名蕙，姓蘇氏，陳留令道質季女也，年十六，歸扶風竇滔。滔字連波，仕苻秦為安南將軍，以若蘭才色之美，甚敬愛之。滔有寵姬趙陽臺，善歌舞，若蘭苦加捶楚，由是陽臺積恨，讒毀交至，滔大恚憤。時詔滔留鎮襄陽，若蘭不願偕行，竟挈陽臺之任。若蘭悔恨自傷，因織錦字為回文，五彩相宣，瑩心眩目，名曰《璇璣圖》，亙古以來所未有也。乃命使賫至襄陽，感其妙絕，遂送陽臺之關中，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，恩好逾初。其著文字五千餘首，世久湮沒，獨是圖猶存。唐則天常序圖首，今已魯魚莫辯矣。初，家君宦遊浙西，好拾清玩，凡可人意者，雖重購不惜也。一日，家君宴郡倅衙，偶於壁間見是圖，償其值，得歸遺予。於是坐臥觀究，因悟璇璣之理，試以經緯求之，文果流暢。蓋璇璣者，天盤也；經緯者，星辰所行之道也；中留一眼者，天心也。極星不動，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，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。處中一方，太微垣也，乃疊字四言詩。其二方，紫微垣也，乃四言回文。二方之外四正，乃五言回文。四維乃四言回文。三方之外四正，乃交首四言詩，其文則不回也。四維乃三言回文。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，皆七言回文詩，可周流而讀者也。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，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。」首有「璇璣變幻」四小篆，後有小朱印。予向見《斷腸集》，不載此文。諸家撰閨秀詩筆者，皆未之載。宋桑世昌澤卿、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《回文類聚》，亦未收此。家考功兄輯《然脂集》三百餘卷，多征奧僻，因錄一通歸之。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，亦極妙。按張萱、周昉、李伯時輩，皆有織錦回文圖，英此圖殆有所本也。

鑒銘

又《回文類聚》載唐婦人所作《轉輪鉤枝八花鑒銘》云：「花上八字，枝間八字，環旋讀之，四字為句，遞相為韻。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，左旋讀之，自『篇』字起至『詞』字止，當就支、脂字韻；右旋讀之，自『詞』字起至『篇』字止，當就先、仙字韻。」茲不具錄。

蜀產

明時蜀王府，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制箋二十四幅，以十六幅貢京師。近督撫監司稍募工仿制，殊不能佳。予使蜀時訪之，井傍石臼尚存，雕鐫精麗。井在錦江東，亦名玉

女津也。按《續博物志》云：「蜀松花紙、雜色流沙紙、彩霞金粉龍鳳紙，近年皆廢。惟十色綾紋紙尚在。」今絕響矣。

裴碑

成都遭張獻忠之亂，金石文字一無存者，惟武侯廟碑尚完好。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，裴、柳二公皆在幕中，實元和四年己丑也。碑首稱「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，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。」

千字頌

昔人欲另編千文，有難之者曰：「枇杷二字，如何破用？」遂止。曾見武林卓珂月〈人月〉，崇禎初作《千字大人頌》，錯綜成章，甚有思理。枇字云：「郁尊黃金，膳枇素木。」枇音匕，義取祭用素枇也。杷字云：「姑婦任績，夫男秉杷。」杷，田器也。開章云：「大人禦天，君子名世，立千秋基，興諸夏利。高文起家，建景閏帝，二百餘年，我皇陟位。河澄實出，鳳舉毛從，虞雲兩旦，漢日再中。群黎作乂，列州攸同，可謂高文，典冊篇中。嶽伯分佐，歲星可招，貢珠盈寸，舍矢五扶。投淵潔耳，何傷盛朝，帳染墨跡，帷集書囊。武功稱甲，吉運始丁，誠推韓轂，令賞終纓。」皆警策。

方爾止

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，有不韙，必面折之，退無一語，此長者之行也。亡友桐城方爾止，瀟灑有天趣，每見人誦詩者，輒為竄改，其人不樂，方亦不顧也。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覆其短。予以此重之。方事多可笑，秀水李良年，字武曾，方一日與劄，故作增字。李明日見曰：「先生誤矣，某字武曾，非增也。」方曰：「吾正恐人誤作武曾〈讀如層〉耳。」聞者皆笑。

宣爐註

如皐冒辟疆〈襄〉，博雅嗜古，嘗為桐城方詹事〈拱乾〉賦宣爐歌，自為之註，甚精核。云：「宣爐最妙在色。假色外炫，真色內融，從黯淡中發奇光。熱火久，燦爛善變。久不著火，即納之汙泥中，拭去如故。假者雖火養數十年，脫則枯槁。

宣廟時，內佛殿火，金銀銅像渾而液。又云：寶藏焚，金銀珠寶與銅俱結。命鑄爐。

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？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。上命煉十二火條之，復用赤火熔條於銅鐵篩格上，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，存格上者制他器。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，多取宋瓷爐式仿之。

宣爐以百折彝、乳足、花邊、魚、鰍、岫蜓諸耳，薰冠、象鼻、石榴足、橘囊、香奩、花素方員鼎為最；索耳、分襠判官耳、角端、象鬲、雞腳扁番環、六棱四方直腳、漏空桶、竹節等為下。

宣爐仿宋燒斑，初年沿永樂爐制。中年嫌其掩爐本質，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為茶蠟。末年愈顯本色，著色更淡。後人評宣爐五等色，栗殼、茄皮、棠梨、褐色，而藏經紙色為第一。金鎏腹下為湧祥雲，金鎏口下為覆祥雲。雞皮色，覆手色，火氣久而成也。

嘉靖後之學道，近之施家，皆北鑄。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。銅非清液，又小冶，寒儉無精采，且施不如學道多矣。南鑄以蔡家勝，甘家蔡之魚耳，可方學道。

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：嘉隆前尚燒斑，有取本色真者重燒，有過求本色之露，如末年淡色，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，甚有歲一再磨。景泰、成化之獅頭彝爐等，後人偽易鑿宣款以重其價。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，後人得之，以無款恐俗目生疑，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，畢竟痕跡難泯。皆宣之厄也。

石溪亭

蜀資江道中石溪橋，有無名氏粉書一詩，云：「桃花依舊放山青，曲幾焚香對畫屏。記得當年春雨後，燕泥時汙石溪亭。」

先考功詩

先考功西樵兄少時，有詩曰：「雄風涼大壑，雌蜺貫秋城。」時推警策。按《法苑珠林》又有雄雷、雌雷。

惠詮順怡詩

東坡最喜杭僧惠詮「落日寒蟬鳴」一篇，至為和作。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，云：「谷口兩三家，平田一望賒；春深多遇雨，夜靜獨鳴蛙。雲暗未通月，林香始辯花；誰驚孤枕曉，濤白卷江沙。」此詩亦佳。《能改齋漫錄》載湖僧順怡詩「久從林下遊」一首云：「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，結句雲『唯聞犬吠聲，更入青松去』。」按此即惠詮詩坡公所和者，但本作「青蘿耳。《竹坡詩話》作僧守詮。《冷齋夜話》又載順怡詩云：「久從林下遊，頗識林下趣；從渠綠陰繁，不礙清風度。閑來石上眠，落葉不知數；山鳥忽飛來，啼破幽寂處。」又云：「荊公愛之。」則是惠詮詩自為坡和，順怡詩自為介甫所賞，韓誤記為一耳。

卷縛

道書謂一卷為一弓，佛書謂之一卷，禪學云《多羅樹葉書》二百四十卷。〈弓與卷同。〉《硯北雜志》云：「徐季海題佛經云：『上第幾隔』，隔，如梵夾也。」

劉翼明

東武劉子羽秀才〈翼明〉有句云：「桃花柳絮春開甕，細雨斜風客到門。」

謝道韞硯

孫北海侍郎〈承澤〉藏謝氏道韞小硯一，有銘云：「絲紅清石，墨光洪璧，資我文翰，玉砆堅質。」末有道韞字。家兄考功云：「詳其文句，可回讀，然倒正皆殊不工。砆音厲，水激石聲，作冰字用尤誤。恐非謝筆耳。」

戲對

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，與給事張某共事，一日張登廁，公戲之曰：「解衣脫冕而行，給事給事。」〈急給音同〉張應聲曰：「棄甲曳兵而走，尚書尚書。」〈常輸音同〉閱《墨莊漫錄》，載前句乃張燾謔胡世將語，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矩尚書者也。忠靖事蓋出傅會。

鳳州古鏡

《學齋占畢》載風州有遁赤山，景德中，軍人入一洞穴中，有石鏡臺一，鏡圍五寸，背鑄水族，回環有銘三十二字，云：「煉形神冶，瑩質良工，當眉寫翠，對臉傅紅。如珠出匣，似月停空，綺窗繡幌，俱涵影中。」方取鏡，聞洞後有風雨聲。此鏡萬曆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，海壑翁完璧自為記。按張君房《麗情集》載，王蜀時，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，王衍愛幸之，賜以妝鏡。其銘同。